

新时代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王芸飞

临沂市委党校 山东临沂 276000

DOI: 10.12238/jief.v6i12.11485

[摘要]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夯实基层治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近年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在网格化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为基层治理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集“诉求征集、诉求整合、接诉即办、未诉先办”于一体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在网格化治理中,如何实现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网格,实现党建引领作用与信息化服务的高效融合,是新时代面临的现实课题。本文以平邑县党建引领网格化工作开展为例,探究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机制,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的规律,更好地创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工作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 党建; 网格化

Research on the Grid Governance Mechanism Led by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Wang Yunfei

Linyi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Linyi, Shandong Linyi 27600

[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urban and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of autonomy, 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is the long-term plan and solution to consolidate grassroots governa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platform with grid management, fine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support, improve the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vide the people with quality services and fine management at home." In recent year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means in grid governance has provided an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tegrating "appeal collection, appeal integration, complaint handling, handling without complaint handling" for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grid governance, how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embed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grass-roots grid and realize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s a realistic topic facing the new era. This paper takes the grid work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Pingyi County as an example,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grid governance, better grasp the law of mass work in the new era, better innovate the working mode of "asking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constantly meet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grid building

一、新时代网格化治理的特点

(一) 数智化手段广泛应用。网格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手段的运用,网格化治理插上了数字的翅膀,智能化、数字化的信息服务平台为广大群众参与共享共建提供了现实支撑。居民足不出户,从手机端就能实现具体的诉求上传。平邑县“平安风铃”app,

涵盖了作风监督、扫黑除恶、线索举报、群防共治、见义勇为、问题上报、专项任务等多个板块,实现群众诉求的精准管理。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按照职责权限,对诉求数据进行精准研判,并以“工单”的形式派送到相关责任人手中,之后再对诉求问题进行多方联动、协同解决,并将结果及时反馈到居民个人。数智化平台能够根据诉求的反映情况。数智化手段的使用,

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使网格化治理实现诉求征集全天候，服务对象全覆盖，部门联动全链条，有效降低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参与成本”。传统反映问题的渠道会存在“找不到人办”，“找到人办不了”的窘境，数智化技术能够迅速整合社会资源、多方联动解决问题，既突出了“快”，又突出了“准”，办理结果还突出了“好”。

(二) 微网格治理体系科学。微网格治理体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微网格治理的堵点和盲区直接影响网格化治理的整体成效。传统的网格的设置，更多的考虑了地域和民情，在设置上会普遍存在网眼过大、职责不清的情况。微网格的设立提供了更为精准的网格化服务，对于民情的捕捉更为的灵敏，有效的提升了网格化诉求响应的整体速度和成效。在基础网格下，细分为若干微网格作为二级网格。微网格主要依照农村自然村常住人口情况进行划分，同时充分考虑到各镇街的民情民意，整体布局设置科学、分布合理，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网眼”更小、网格更密、反应更快。对商圈市场、规模企业、单位等，考虑到原组织结构的整体性，单独划分专属基础网格，不再细分微网格。专属基础网格更侧重营商环境的，随时响应企业提出的具体诉求。通过建立完善微网格治理体系，消除服务管理的盲区。

(三) “全科网格”特征显著。全科网格强调跨部门合作，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实现多领域服务的无缝对接，确保人民群众在各个生活领域的诉求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解决与跟进。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和质量，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平邑县委平安办牵头建立“全科网格”。全科网格有效的打破了部门壁垒，促进社会治理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汇聚了工作合力，形成强有力的服务供给体系。

二、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主要经验做法

(一) 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锻造基层治理的精兵良将。

1、严把网格员的准入端口。各镇街依照各自用人需求，统一组织报名考试招募专职网格员。对报名者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确保专职网格员符合规定的年龄、健康状况、学历等基本要素，无违法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确保专职网格员队伍的可靠性、专业性和纯洁性。人才的规模与数量，基本匹配全县网格化运行的要求。对专职网格员开展专业化技能培训，明确网格员的相关职责，掌握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提升开展网格化工作的基本素养，重点把握网格化治理的难点、要点。

2、科学设置网格员组织架构。为吸纳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平邑县创新网格员组织架构模式，按照网格、微网格两个层级分别设置，既强调专业性、指导性，又突出责任感、使命感，将更多的有群众基础、有热情、有能力、有时间的人吸纳到网格化治理中。在网格层面，按照“1+1+1+N”模式，组团式配备网格工作人员，每个基础网格配备1名网格指导员、1名网格长、1名专职网格员，若干名微网格长。微网格层面，按照“1+N”模式组建服务团队：“1”即微网格长，

“N”即网格内党员、网格助理员和志愿者。确保每个微网格由1名村“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或专职网格员担任微网格长，从本微网格内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村民代表中按程序推选若干名网格助理员（楼长、单元长、街巷长），协助微网格长工作。其中至少1名女同志，以方便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的调解。

3、优化网格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绩效评估体系，明确网格员进入退出机制，定期对网格员的工作成果，服务质量，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评估，以此作为选拔晋升培训改进的重要依据。一是注重后备队伍的梯度培养，打通基层社会治理人才的上升空间，最大化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优秀网格助理员作为专职网格员后备队伍培养，将表现优秀的专职网格员、微网格长纳入村级后备干部或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二是建立奖励机制和退出机制。县里每年组织一次“十佳网格员”评选活动，对于工作突出的网格员，给予“平安风铃”积分奖励，有效的调动了网格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 推动未诉先办，密切干群关系。

“未诉先办”指的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主动发现、预防并解决人民群众尚未正式提出的问题或需求的一种工作模式，要求切实、全面掌握人民群众潜在的关切点与实际困难，进而采取前置性的措施进行干预与解决，旨在从源头上减少问题的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与幸福感。“未诉先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通过干预措施前置化，提前一步“治未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党群关系。“民有所需、我有所动、未雨绸缪、抢先一步”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所秉持的鲜明态度。

(四) 厚植传统文化，增强党群凝聚力。

一是激活网格印象。以激发群众参与度和归属感为出发点，以基础网格为单位，推动网格文化品牌建设，依托党建品牌创建、孝善文化打造、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载体，创建区域性网格文化品牌，打造群众广泛知晓、具有一定归属感和荣誉感的网格乡村记忆。二是丰富网格活动。由网格党组织牵头，组织各类“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好丈夫”等评选活动，引导群众参与村居（社区）曲艺大赛、百家宴席、志愿服务等共建活动，推动村居（社区）熟人社会建设，激活基层群众的家园情怀和主人翁意识。三是开展网格展评。通过“十佳优秀网格员”评选表彰，树立工作标杆，增强职业认同感；开展网格才艺展、网格文化艺术节、网格红歌比赛等活动，不断激发网格员群体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通过电视专栏、微信公众号，开展网格事项优秀案例展播，树立任务目标导向，激发网格员内生动力，产生广泛社会共鸣，切实发挥网格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座”基础作用。

三、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提升方向

(一) 补短板强弱项，大力推进城区网格多元治理。鼓励和促进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过程，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推动公安、法院、检察院、

城管、应急、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人员力量下沉到网格,鼓励引导社区志愿者、“五老”人员、人民调解员、律师进入网格,共同参与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引导在职党员到居住小区报到,担任楼长、单元长,常态化参与网格化服务管理,确保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多元参与共治能够产生更高质量的决策和实施方案,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解决单一部门主体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

(三) 深化三个融合,全力赋能“四方联动”新机制。一是深化职能融合。县镇两级要切实建强“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提升“多中心合一”水平,实行网格化、12345首发热线、信访接待、矛盾纠纷调解四部门“一个中心”办公、一个领导分管、一套班子落实,一体化运行。其次,深化机制融合。进一步完善定期排查收集化解机制、网格事项直报12345首发机制,深度参与接诉即办,提升诉求纠纷办理质效。第三,深化督考融合。责任倒查与网格员考核绩效、村(社区)干部工资绩效、镇街和职能部门高质量发展考核挂钩,促进矛盾隐患在网格内及时发现、“随排随调”、动态化解。

(四) 落实好激励政策,调动多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针对不同身份的网格员,采取相应的激励手段,保障网格化工作的顺利开展。县乡财政全力保障网格员工资。充分发挥“平安风铃”超市的作用,调动其网格化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各镇街依托“平安风铃”小程序设立“平安风铃”超市,凭积分到指定“平安风铃”超市兑换物品作为报酬。

四、网格化治理需要注意处理的几组关系

(一) “党建引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

党建引领与群众自治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部分。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的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度和满意度。群众自治活动在基层党组织的指导下,能更好的反映民众的现实需求和真实意愿,从而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党建引领为群众自治提供了方向和支持,而群众自治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二者相得益彰,也形象的折射出新时代党群关系的构建过程。

(二) “新”模式与“老”办法的关系

网格化治理中,既要采用新模式,又不能丢掉老办法。未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使用,网格化治理越来越多的呈现数字化,智能化,数智信息服务平台可以更加智能整合群众诉求,并根据最佳解决方案智能派送“工单”,召集多方在线协同解决。我们在强调数字化治理的同时,不要忽视网格化管理尚存在“技术鸿沟”。特别是对于年龄偏长,不会使用智能化手机的老年群体来说,一方面无法享用数字化信息化服务平台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技术鸿沟也把这部分老年群体拦在基层社会数字化治理的大门之外。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社区,年龄偏长

的中老年群体,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他们人熟地熟,各家各户的情况都能摸得透,吃的准。对于民情、民意的捕捉,这部分“年长”群体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打破技术鸿沟,关键靠党员干部、网格员走访入户了解情况、摸清底子。所以田间地头、走访入户等老办法丢不得。网格化治理中,需要充分发挥中老年群体独特的“人力资源”的优势。

(三) “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群众主体多元化,群众诉求也存在差异化。有些诉求只反映少数人的利益,有些诉求能够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多数人利益的诉求固然能够很好解决,难就难在少数人的利益如何解决?经济学中,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说。同理,利益诉求也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只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了多数人利益的诉求,属于负外部性诉求。在满足少数人利益诉求的同时,不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属于正外部性诉求。所以,在解决群众诉求的过程中,只要群众的诉求合理、得当,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应该积极协调解决。不能说是以群众诉求不合规、不合政策而敷衍应对,微网格解决不了的报网格,网格解决不了的报镇街,镇街解决不了的报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总有能够做决策的层级,就怕层层网格出现畏难情绪,敷衍了事。

(四) “底线”与“高度”的关系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发生极端案事件、非正常上访、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民转”命案。所以需要政法干警、法官、检察官等一线政法人员俯下身,深入群众,提供优质政法服务,打通政法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关切问题,推动诉源治理、源头防控,从源头上切断恶性事件的形成机制。同时,又要坚持好高度原则,网格化治理最终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面包含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让更多的人民调解员、律师进入网格,成为群众诉求的代办者,用群众的语言讲解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治小事,帮助群众牢固树立“有事找法”的法治理念,让群众共享高度法治化的社会环境和治理成果。

[参考文献]

[1] 科层化和社会性: 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问题及破解思路[J]. 陈军亚. 探索与争鸣, 2023(01).

[2] 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智慧社区协同运作机制研究——以四川省S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例[J]. 邵新哲; 计国君. 软科学, 2021(02).

[3]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J]. 陈伟东; 熊茜.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4] 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困扰[J]. 何瑞文.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1).